

從非洲世界觀看基督信仰本地化

Edmund Ikenga-Metuh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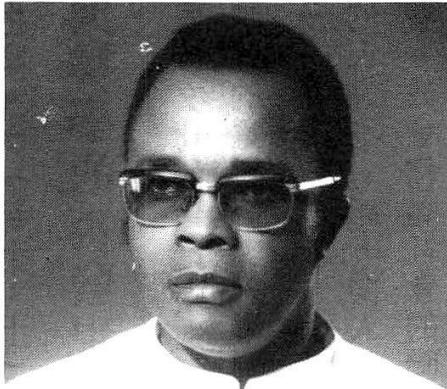
黃美兒譯

本文曾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非洲尼日利亞舉辦的國際神學研討會發表，該研討會主題是「非洲教會和非洲主教會議」。

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召開的非洲主教特別會議，是為討論「非洲教會與邁向公元二千年的福傳使命」。

還有九年便是公元二千年了。自一九八九年納米比亞（西南非）脫離殖民統治後，可說現在整個非洲大陸上各國都享有政治獨立。

基督教宗教在非洲發展十分迅速。一九八六年的天主教徒有七千五百萬，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強。司鐸和修道聖召都很蓬勃，教徒人數在近十年內增加了一倍。在即將踏入另一個紀元前，如果教會想繼續發展及闡明她的目標和方向，就必須重新評估她的福傳工作。



非洲福傳工作的成功，可以從大量非洲歸化者看到。傳教士們一方面不斷致力於福傳工作和幫助信徒加深他們的信仰，另一方面又埋怨他們缺乏深厚信德和委身精神。Trimingham 指出，這些新信徒中很多人將他們的傳統宗教觀念帶進教會內，令傳教士們煩惱不已。於是，教會內便形成了些隔離的團體。有些人認為這是歸化者數目太大或歸化的動機不純正所致。

Horton 則認為，非洲人改信基督宗教或回教，是由於他們在這兩種宗教內找到與非洲傳統宇宙觀相吻合的因素。Ejizu 更指出，非洲老一輩基督徒、教會領袖及傳教士均未能瞭解到這點理由。現在讓我首先解釋一下福傳和本地化這兩個基本觀念。

福傳

福傳可解作「將天國的喜訊帶給各階層的人」，或「藉福音的力量使文化重現生機」。福傳通常可分兩階段進行，即外展的福傳和深化的福傳。外展

的福傳目的是吸收新人加入教會，它不著重基督教是否深入人心，也不在乎已領受福音的個人或團體是否委身。深化的福傳集中在教會團體內，致力使各成員在法律、習俗、倫理價值觀和宇宙觀等方面，逐漸被福音精神轉化。前階段是召集選民，後階段必須邁向本地化。這樣便引起一個問題：傳教士或他們的繼承人在帶領無數人入教後，是否同樣重視深化的福傳呢？這是值得懷疑的。本地化涉及歸化者的生活狀況、社會環境和宇宙觀。只有本地人才最了解怎樣在生活中實踐信仰，所以本地化應由他們來做。

本地化

本地化這名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一九七四年在羅馬舉行的主教會議報告指出，我們應使基督的訊息「降生」在非洲文化中，而不是「配合」非洲文化。這樣的解釋在神學上更有意義。

正如聖言降生在猶太的文化背境中，且改造和

淨化了猶太文化。同樣地，天主聖言亦應降生在非洲文化中，改造和淨化非洲的傳統文化。教會常堅持一個原則，就是：使福音降生在本土文化中，亦將本地文化帶入教會生活中。這樣，每個民族及每個文化都能使普世教會所擁有的公共遺產變得更形豐碩。

本文嘗試介紹怎樣將天主聖言或福音訊息降生在非洲文化中，藉以幫助我們生活出信仰，并在生

活中為基督作証。

非洲宇宙觀

宇宙觀主要是涉及地方和人與宇宙的關係。

Ogbu Kalu 教授描寫它像似一幅統一的圖畫，藉此瞭解自然界和社會的節奏，明白個人與團體在宇宙內的份位。它的功用是協助人們解釋這些現象，好能預知和控制情況，增加安全感。由此看來，一個民族的宇宙觀不單只是信一些數字和鬼神，更是信一些能管理人際關係的規律。因此，認識一個民族

的宇宙觀，就可以掌握到他們的社會、政治、宗教、心理方面的問題。

非洲人的宇宙觀中有兩個世界：人所熟悉的物質環境屬於可見的世界；神、神祇、祖先、魔鬼則屬於不可見的世界。至於那不可見的世界是怎樣的？非洲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看法。

使基督信仰降生在非洲宇宙觀中

有些人認為，使基督信仰降生在非洲文化中是不值得推行的。首先，非洲人的宇宙觀不只一個，而是無數個；此外，他們的宇宙觀正隨着非洲社會形態而在不斷改變中。其實，在非洲多元化的宇宙觀內，有一定的共通點；在不斷改變的情況下，仍有一些特質保持不變。

Edwin Smith 和 Parrinder 指出，西非的人和中、東非的人有明顯的不同。據 Smith 說，在西非的社會，鬼神在宇宙中佔重要地位。Bantu 的鬼神多是人死後繼續在那看不見的世界中生活。Bantu 的鬼

神可分爲四類：至高者、鬼、祖先和巫術。有些西非的人將鬼神分作五類：至高者、神祇、鬼、祖先和巫術。當然還有其他的觀念，例如：在尼日利亞的 Tiv 便沒有神祇，也沒有祖先的祭祀。在 Igboaland 的一些地方，人們不信巫術的存在。

非洲人對宗教的看法各有不同，但亦有相同之處，就是有至高者、鬼、祖先、巫術等等。

首先，雖然非洲在迅速改變中，但人們的宇宙觀仍然受着傳統的影響。非洲主教會議報告說，有百分之十七人口，即六千四百萬非洲人，仍然信奉傳統宗教。單是這個數字，經已足以顯示傳統宗教值得重視。

其次，非洲基督徒和回教徒的思想和態度仍然受到傳統宇宙觀影響。

再者，對於知識分子放棄西方思想系統而去建立新的非洲文化，這是值得認真考慮的。主教會議報告聲明：

非洲人以他們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為榮。既然在

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化之間存在着很大混淆，故非洲人正在思考如何返回自己宗教傳統去。

本文將集中介紹非洲宇宙觀中一些最能影響本地化的共通因素。某些非洲獨立教會曾在基督信仰本地化方面作個嘗試，至少他們的成敗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宗教性的宇宙觀

Mbiti 眼中的非洲人以敬畏鬼神馳名，宗教滲入他們生活中的每一部份，成爲不能分割的。西方人的宇宙觀善於區分神聖與世俗、超自然與自然；而非洲人的宇宙觀卻恰好相反，它被 Taylor 形容爲「宇宙的大圓融」，這是所有非洲宗教的爲首特質。《Meeting African Religion》一書指出，非洲人有一種直覺，認爲宇宙有一種超越力量存在，而這種宇宙觀引領人與鬼神面對面溝通。

聖經的訊息和這種宇宙觀很相似。猶太宗教認定雅威是萬物之主和歷史的主宰。非洲人的宇宙觀

認為神、神祇、祖先控制着宇宙不同的領域；日常生活、部落和國家都可解釋為人類和神的交往；因此，人必須得到神的保護和認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聖經宇宙觀與這種觀念截然不同之處是：聖經基本上是一神主義，天主的救恩計劃在基督身上達到圓滿的境界。

那些曾生長在殖民主義時代及習慣於傳統鬼神觀念的人，正面對着現代化、世俗化和物質主義的衝擊。那種接納世俗化宇宙觀的傳教士所宣講的基督教信仰，對非洲人卻沒有什麼幫助。其實，聖經的宇宙觀較接近非洲宇宙觀。「非洲的獨立教會運動」所倡議的靈性教會，正是對這種俗化傾向的抗議。由制度化教會所安排的一般性「主日」崇拜神修，再不能滿足人們的更多需求；他們自己組成祈禱會，然後演變為神恩復興運動之類的獨立教會。

強調領受聖神的特恩、相信異像和預言的神恩復興靈修，使 Aladura 教會具有很大吸引力。例如：基督宗徒教會的始創人，常透過書信與美國的 Faith

Tabernacle 教會接觸。我覺得他們選擇神恩復興運動，就是對殖民主義所帶來而獲正統教會容忍的世俗主義及物質主義，提出抗議。此外，Aladura 教會為遏制世俗主義的浪潮，修築了如「仁慈之境」的聖地，使很多著名的山嶺、溪流變成朝聖地，又把神職長袍、聖水、聖油等聖物標榜出來。Barrett 指出，這些聖村、祈禱聖地、更新中心、露天朝聖地都是非洲獨立教會運動的特徵。

歐洲基督徒文化既已世俗化了，又深入地影響着世界每一角落。怎樣使基督信仰降生在非洲文化中呢？回教貫徹地拒絕這種世俗化，伊朗革命顯出這種抗拒可以是極度暴力化的。對很多非洲國家來說，國家逐漸世俗化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尼日利亞應否成為一個世俗化的國家？尼日利亞回教徒的答覆是拒絕，但基督徒卻接受。在公眾活動開始時，是否應有祈禱？這是受西方基督教思想影響的非洲人提出的問題，但為回教徒來說，他們從來不必考慮，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例如：在

Aladura，回教徒將一切變成與神有關的事物，包括國家在內，因為「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詠二十四）

天主和神祇

非洲的傳統宗教是信奉一神和多神的。神是萬物的創造者和管制者，祂將日常的行政交給其他神祇管理，因此與人有關及人所崇拜的，并不是神，而是其他神祇。這令人感到神對人漠不關心；崇拜神祇是為了利用他們，而崇拜神卻是表示向神屈服，因為祂是全能的，在任何事上，神必定獲得勝利。

Aladura 神學是一種使基督信仰本地化的方法，藉此保存天主的獨一性，同時將所有神祇當作是傷害人類的邪魔，而加以摒除。他們將關注和照顧世界的工作交給至高的天主，把從前用來崇拜神祇的禮節，現在轉而用在天主身上。這樣做，有操縱天主的傾向；祈禱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全在於有沒有遵守禁忌。他們認為祈禱必須達到預期的效果，

因為宗教是為保証人現世的生活。一般說來，天主是關懷人的，誰取悅他，便會得到償報；誰敢冒犯祂，便會受罰。

Aladura 神修中的神和舊約中的天主很相似；神是至高者、正義之主，祂必懲罰那些膽敢走近祂的罪人。至論天主藉耶穌基督顯示出來的愛，便找不到了。他們的基督學視耶穌是個行奇蹟者或驅魔者；沒有將祂看作是受苦的默西亞，或接受日常生活痛苦的榜樣。至於聖神，由於祂能感動人，又可以助人行奇蹟，所以很受歡迎。他們沒有想到聖神居於人內和助人成聖。這些信念是基督徒與傳統觀念融合之處，不單只存在於獨立教會內，也存在於很多其他教會中。一般仍認同正統神學的信徒需要接受更多的教理培育，才能在這方面達致平衡。

生命的提昇

如果要使基督信仰降生入非洲宇宙觀中，便必須醒覺到兩個重要的傳統信念：深信生存的目標是

使生命得到提昇，以及深信生命本身是一場靈性的爭戰。根據 Newell Booth 的意見，如果宗教是指人的終極關懷，那麼，宗教所注重的就不是大自然或神，而是人的提昇。難怪 Mbiti 說，神是爲人的原故而存在。

從這哲學觀點來看，只要人與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保持和諧，則人的生命便得到提昇。人有責任去保存這種和諧關係。如果破壞了，便要不斷祈禱，徵詢神祇，參與禮儀，希望藉這一切能恢復和諧關係。健康、長壽、多子多女和財富，是生命擴展提昇的標記，而死亡和不幸則是生命減損的標記。

他們深信生命是一場靈性的爭戰，要得到善神的保護，才可以確定戰勝死亡。神、神祇和祖先能夠得勝邪魔和巫術，所以，每個人可以透過各類祈禱和禮儀達致。這是非洲基督信仰的特質，也是很非洲基督徒的神修觀。

Aladura 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吸引了不少基督

徒。非洲基督徒承認，拜神祇、詢求神諭、占卜、佩帶護符是不對的，但他們卻認爲生命的提昇以及視生命爲一場靈性的爭戰是理所當然的。當遇到危機，他們中很多人仍然佩帶護符或私下舉行敬拜。傳教士們一開始便盡力說服信徒放棄傳統的宇宙觀，於是信徒們便轉向那些偏重靈性生活的教會。這些教會均承認，生命是一場靈性的爭戰，而宗教是用来保証生命的提昇。這些偏重靈性生活的教會很快便指出，如果人們放棄自己的神祇和護符，他們有方法保証信徒的安全。傳教士很驚奇地看到，很多教徒都樂意這樣做。

最近，很多尼日利亞的天主教神父開始採用 Aladura 教會的這種方式，重組及更新牧職。他們的論點是：我們應該從非洲人的現況着手努力。他們信的神祇未必真正存在，但他們的恐懼卻是真的。如果要他們放棄符咒，便需要用其他東西來代替，以確保安全。事實，這種做法在一些教區獲得良好的效果。

神修的團體幅度

非洲的傳統認為個人與團體是不能分割的。如果想生命有意義，便必須生活在團體內；他們認為我之所以是我，是因為我屬於一個團體。最基本的團體是家庭，這家庭包括了生存着的、已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成員。家庭又是一個住宿、社交和朝拜的團體。這家庭的團體伸展至家族、部落和國家。所有人都有義務和權利參與團體生活。

Barrett 留意到，在制度化教會和獨立教會中的非洲更新運動，都集中在「天主子民是團體」這基本觀念上，并希望非洲傳統觀念和習俗逐步基督化，且獲得承認。他們已不再像制度化教會那樣，組織一個沒有人際關係的大團體，而是根據非洲傳統社會組織，建立很多有溝通的小團體。

團體的特徵是團契、「愛筵」、團體生活、甚至共享產權及共同經營農業貿易。有些聖堂還擁有自己的耕地，且成立慈善基金、殯葬會和互助社。由於是

個小團體，牧者可以關心個別會員靈修和其他需要。

制度化教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怎樣牧養大量激增的教會成員。他們的注意力集中於教會新成員數目的增加，而不留意那些舊成員的喪失。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牧者的數目有限，以致未能照顧信徒的靈性培育。東非國家組成的天主教主教會議認為，解決的方法是將信友組織起來，成為基督徒基層團體。這種做法，在拉丁美洲非常成功。自一九七六年以來，非洲亦盡力建立這類團體。因此那些獨立教會的經驗是非常有益的。

現世需要

非洲傳統宗教本質上是屬於現世的，它能夠解釋、預知和控制時間空間。宗教的禮節是用來保證延年益壽、健康幸福、不遭魔害。一個人之能否成功，全靠他怎樣透過禮節、祭祀、許願、奉獻、巫術等方法獲得力量，去抵銷邪惡勢力。占卜使人預知邪魔的詭計，也知道用什麼適當的宗教禮儀去抗

衡。這是傳統宗教的核心。Kalu 教授曾指出，一位熱心人士會懇求多位神明，也會安撫邪魔，更會恐嚇一些他沒有敬拜的神祇；他們覺得没有必要去敬拜一些不能使自己獲得利益的神明或護符。如要使基督信仰本地化，便不能忽視這種傾向。

Aladura 教會設法適應這種趨向，藉着夢和異像來分析這個世界內各種的不幸，使人藉祈禱和禮儀來避兇趨吉，得享治病、富裕，升級或其他現世利益。至於祈禱是否生效，則有賴於真誠和對很多禁忌的遵守，例如：不吃豬肉，不接觸經期中的婦女；如果祈禱時多用聖詠，又用一些有象徵性的東西，例如：蜡燭、香液、乳香等，便會更有效力。

有些人反對 Aladura 教會運用這些方法來迎合人們的心意，而傳教士們更將這些觀念完全抹殺了。其實，福音曾記載；很多人跑到耶穌跟前，為得到治愈或為滿足他們一些現世的需要。在大數的情況中，耶穌都滿足了他們的渴求。我認為，若要使基督教信仰本地化，便應多關注信徒們在這方面的需要，

運用一些禮儀來達到目的。當然，與此同時，不應忽略基督徒的靈性目標，即來世永遠的生命。

結論

福傳和本地化是息息相關的，而本地化與人民的宇宙觀也不能分割。福傳是指傳播福音的訊息，它的目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廿：卅一）這都是本地化的目的。如果希望福傳有效，便必須了解聆聽者，迎合他們的程度和實況。正如聖多瑪斯說：「所有被領悟的東西，都是按照領悟者的方式被領悟。」這是本地化的基本原理。一個民族的宇宙觀就像一個羅盤，要通過這廣闊、奇異和令人驚懼的宇宙去摸索出它要走的路。因此福音必須降生在非洲宇宙觀中，才能影響非洲人民的生活和命運。

福音傳入非洲已歷一個世紀，交織着成功與失敗的相對效果。成功，是那大量加入教會的人數；

失敗，是很少委身的人。很多基督徒仍然持有傳統的信念，傳教士們將他們當作沒有全心全靈地回應

天主，而非洲人又斥責傳教士們不了解他們的文化和傳統。雙方的指責都是對的。非洲傳統社會組織的瓦解，促使非洲人放棄傳統宗教而加入基督教或回教。Trimingham 指出，回教給予非洲人時間去適應，准許新歸化者逐步歸化，逐步滿全回教法律。基督徒的福傳卻恰好相反，只是在開始時允許他們一段短的時間來慕道，接着便藉聖洗接納他們成為正式的天國子民，擁有正式公民的全部權利和義務。如果他們未能達到，這又是誰之過？

這篇文章主要是指出福傳在非洲出現了什麼問題，以及該如何補救。答案就是：如果要福音影響和指引非洲人的生活，福音便需要降生在非洲宇宙觀中。「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才能拯救我們；同樣，福音降生在非洲，才能活在非洲，為非洲人帶來救恩。

本文是要指出尼日利亞的獨立教會如何致力本

地化，又從神學角度去評估其成果，最後根據得失給予建議。

當可行的神學建議能運用到整個牧民生活中，影響福傳、教理、禮儀、講道、聖事和基督徒日常生活時，有效的福傳才算開始。神學家必須與教會領導當局合作。換言之，本地化橫跨神學與牧職整個領域。教會領導當局及牧者必須支持神學家的研究，否則一切將變成空談，無法達致我們所渴求的深化的福傳的目標。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晉牧的
延安王振業主教